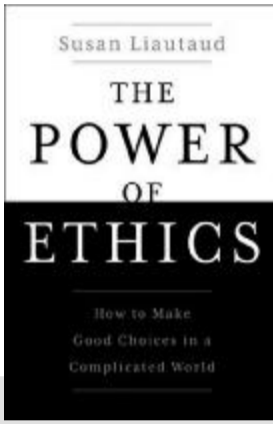


域外

为了保护孩子免遭网络有害内容之害,就顾不上尊重孩子的隐私,那么,到底要给孩子多大的隐私权?如果在家里或在职场我们发现亲人或同事的不端行为,该怎么处理?在风云变幻的21世纪,当我们面对诸如此类摆脱不开的伦理学考量时该怎么决策?



2021年1月,美国西蒙舒斯特出版社出版了 Susan Liautaud(苏珊·利奥托)的著作,《The Power of Ethics: How to Make Good Choices in a Complicated World》(本文作者译为“伦理的威力:如何在复杂世界中做出善的抉择”).

作者利奥托最早是做律师的,她是英国苏珊·利奥托咨询公司的创办人和董事总经理,该公司专门就伦理事务对企业、政府机构和非政府组织进行业务咨询。同时,她也在斯坦福大学讲授伦理学前沿课程,担任伦敦政经学院理事会主席,还是“伦理孵化器”(一个围绕伦理问题开展广泛辩论的非营利平台)的创办人。她每年约一半时间待在美国加州帕洛阿尔托,一半时间待在伦敦。

本书提出的问题一定是大家都感兴趣的。例如,若用今天的伦理标准来看,某位历史人物不怎么样,那么,纪念此人的雕塑该拆除吗?我们在决定把自己的DNA交出去做基因分析之前应先考量哪些东西?企业履行好自己的法律义务就够了,还是应该对自己提出更高的要求?总之,在风云变幻的21世纪,当伦理学考量摆不开的时候到底该怎么决策,本书是一个不可或缺指南。

在很多美国人的印象中,现在就是一个道德衰败的时代。比如,媒体时报报道说,政府领袖对提高公众福利持反对态度;公司是把利润作为最优事项的,而无视用户的安全、健康和其他利益;技术在造福人类的同时也给社会带来巨大风险,一方面是技术创新自身带来的冲击,另一方面是错误信息造成的危害。但是,带来风险的技术之开发者几乎不承担任何责任。在个体层面上,很多美国人感到头疼的问题是:为了保护孩子免遭网络有害内容之害,就顾不上尊重孩子的隐私,那么,到底要给孩子多大的隐私权?如何做出有理有据的消费决策(包括买什么、买哪家的产品)?如果在家里或在职场我们发现亲人或同事的不端行为,该怎么处理?等等。

出路何在?利奥托利用自己20年的伦理问题咨询经验和伦理学教学经历,试图给出答案。她指出,当下的很多伦理挑战处于灰色地带,边界模糊,因而我们无法斩钉截铁地说哪一种解决方案就是对或是错的,于是难以进行有效决策。而由于权力结构更加集中,技术迅速进步,保护公民和消费者的规制乏力,相关伦理问题就更难理解透彻。然而,利奥托指出,在人们面对的几乎每一种伦理挑战之后,都有6股力量在起作用。我们可以通过4个步骤走出伦理困境。利奥托的论证表明,人们可以利用伦理学,通过积极决策推动变革。

读者在阅读本书过程中会逐渐意识到,通过一点一滴地讲伦理的决策,自己能为影响世界甚至改变世界做出贡献,其涟漪效应可扩散到家庭、社区、职场以至更广大的世界,创造前所未有的行善机会。总之,本书指导读者如何形成清晰的观点,如何权威地表达意见,如何做有效的决策,告诉读者在各种情形(包括个人事务和专业事务)下如何进行讲伦理的决策,有较高的实用价值。

英国牛津大学法理学席教授 Ruth Chang(张美露)女士对本书赞不绝口。她说,本书是绝对高水平、有魅力且非常及时的一声呐喊。跟着利奥托的讲解走下去,你会成为更好的决策者,也会成为更好的个人。

面对伦理，如何成为更好的决策者

■ 武夷山

文遗产。如何给这种写作定位,是个难题。在中国会遇到这个问题,在美国、英国也一样。

首先,这类随笔字里行间可能包含重要原创学术思想,不仅仅是文学渲染和知识转述。历史上也的确有学者把一些重要思想不经意地写于通俗文本中,甚至写在脚注中。达尔文、古尔德、道金斯、威尔逊的散文中就包含了重要的学术思想,其重要性不亚于规范的期刊学术论文。

其次,这些文字的读者对象是受过教育的普通公众,也包括多个领域的专业学者,这种写作体现了文理融通,展现的是有趣的科学文化、博物学文化。这已经超出了在不同科学学科之间架桥的努力,用古尔德自己的话说就是,“这些年来,如这些散文所展示的,我设法拓展我对科学的人文主义‘描绘’,把一种单纯的实用装置变成一种真正的孵化器,使得文学随笔与大众科学写作融合成某种独特的东西,有可能超越狭隘的学科领域并使双方获益。”

国人习惯于把它们视为“科普”,可是又极难找出对应物,于是又称之为“高级科普”或“科学与人文”。在我看来,后者的表述勉强合适,前者则不很恰当。

三

看到眼前这个中译本,我立即想起田沼(1958—2016),心绪难平。如果田沼先生还在世,根本轮不到我来为此译本作序。我相信,绝大多数中国人是通过田沼而知道古尔德的。田沼活到58岁,古尔德也只活到61岁,令人惋惜。

田沼治生物学史、演化生物学史、科学文化研究,当过教师也当过官员,是什么机缘触动了她最早开始翻译古尔德的作品?田沼说是王佐良先生。翻译家、英国文学研究专家王先生对古尔德的散文评价很高。

我是通过清华大学教授刘兵认识田沼的,后来在科学传播工作中多有往来。无疑,田沼先生对于译介和传播迈尔、古尔德、威尔逊的作品与思想贡献巨大。虽有个别翻译不甚准确(谁又敢说自己的翻译都是对的),但是如果田沼的文化传播工作,国人对古尔德等人的接触还不知道要推迟多久呢。

古尔德的散文极为高雅,有人说他是散文写作的斯坦·穆西埃尔(美国著名职业棒球运动员)。我不懂棒球,但确实知道古尔德随笔的几个特点:有思想、纵横交错、语句复杂。

我想对本书的译者表示特别的敬意。译书难,译古尔德的书更难。据说译者用了三年时间才完成。试想一下,他因此获得的稿费养活得了自己吗?又如何养活家人呢?在此我没有责怪出版社给的稿费低的意思,事实上能出版这类翻译作品已经很不容易了。只是建议,有关部门能不能给优秀的文化翻译作品适当支持?在这方面日本做得比较好,我们应当学习。

另外,我也注意到译者把原来译偏了的古老词汇 natural history 之译法纠正过来了,这是好现象。老普林尼·布丰的大部头作品都是“博物学”或“博物志”的意思,不能乱译为某某史。

古尔德近30年的漫长写作计划

■ 刘华杰



古尔德的散文极为高雅,有人说他是散文写作的斯坦·穆西埃尔——美国著名职业棒球运动员。我不懂棒球,但确实知道古尔德随笔的几个特点:有思想、纵横交错、语句复杂。

《彼岸:博物学家古尔德生命观念文集的末卷》, [美] 斯蒂芬·杰·古尔德著,顾颜译,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2021年1月出版,定价:82元

Have Landed), 2002。

国内出版社翻译出版了其中几部,但到目前为止,上述作品仍然有若干部没有中译本。古尔德的大名对中国科学界、科学文化界、科普界、科学传播界、出版界并不陌生,何不把这十部出齐了?

二

古尔德的作品绝非只有这些,除此之外,还有许多专业论文和专著,如《演化论的结构》(人类的误测——智商歧视的科学史》(间断平衡》(奇妙的生命:布尔吉斯页岩中的生命故事》(刺猬、狐狸与博士的印章:弥合科学与人文学科间的裂隙》(时间之矢和时间循环》(追问千禧年:世纪末的理性探索》(生命的壮阔:从柏拉图到达尔文)等。

古尔德与利奥波德(1887—1948)、赫胥黎(1887—1975)、劳伦茨(1903—1989)、迈尔(1904—2005)、威尔逊(1929—)一样,都是最近一百年间最杰出的博物学家。博物学家一词英文为 naturalist 或 natural historian。

当然,在现代社会中这些学者不会只有一

个身份,他们还有古生物学家、林学家、遗传学家、动物行为学家、进化生物学家、昆虫学家等可以登上大雅之科学殿堂的专业名号,这些名号会大大掩盖他们博物学家的身份。好在,至少对于上述诸位大师,他们会理直气壮地承认自己就是博物学家,威尔逊甚至把自传的书名定为 Naturalist。

有意思的是,上述一连串学科都属于自然科学中并不光鲜的博物类学科,在热衷强力、速度与征服的大背景下,它们也只好处于科学圣殿中不太重要的位置,跟数理、控制实验及数值模拟传统相比,这类研究工作被认为相对肤浅。

博物学家写随笔,是早有传统的,但这个传统延续到现在则遇到了困难。一是学科不断专门化,泛泛而论确实有点儿不痛不痒,深入一些又无法吸引普通读者。二是学者写多了这类文章会受到同行的排斥,被认为是不务正业。有时是出于嫉妒(“凭什么你那么风光,受大众欢迎?”),就像当年作家纳博科夫的画像上了《时代》周刊封面让许多昆虫学家不爽一般。

古尔德也不例外,但他出于某种责任或使命坚持下来了,为人们留下一笔宝贵的散

村上春树眼中的父亲

■ 么辰



《弃猫:当我谈起父亲时》,村上春树著,烨伊译,花城出版社 2021年1月出版,定价:49元

时间里,村上春树都认为父亲参加的是日军第二十联队,而后者因为攻占中国南京而“扬名”。这直接导致在父亲去世后的五年时间里,村上春树都不愿调查父亲的参军经历,他担心父亲曾参加过南京之战。

很久之后他发现,父亲是1938年8月1日入伍,而南京被攻陷是在1937年12月——时间上的不一致是不在犯罪现场最好的证明。二战期间中国战场上最为血腥的一幕中没有父亲的身影,村上春树在书中专门澄清了这一点,好像是终于卸下了一块一直压在心头的巨石。

命运的讽刺和吊诡之处还在于,在中国之前,村上千秋本是一位文学青年,热衷于写作俳句,正为成为一名住持而在佛教专门教育机构——西山专门学校辛苦求学,做梦都想不到自己会接过三八式步枪,辗转中国战场,作为辎重部队的一名士兵无休止地作战。

村上写道:“那个世界处处与和平的京都深山寺院截然相反,父亲无疑承受了巨大的心理冲击和动摇,经历了激荡灵魂的矛盾。”每一个刚到中国战场的新兵为了尽快适应战争,都要被迫接受一种特殊的“训练”——杀害中国战俘,而且“比起枪杀,用刺刀更有效”。当然,这些都出于村上千秋对儿子含糊其辞的回忆和村上春树自己的听闻,虽然书中并没有明确说明,但村上千秋当时很可能同样接受了这样的“训练”。我们实在无法想象,这对于一位痴迷于俳句的文学青年究竟意味着什么。

村上写道,父亲二度来华,服役过的两个联队最后都于日本战败前夕全军覆没,曾经的战友死在异乡。父亲两次“幸运”地躲过了死亡。如果命运的天平有一丝倾斜,村上春树这个人都不复存在,更不要说他写下的那些走红世界的小说了。

每一个生命降临在这个世界上,都是一种偶然——“最终,我们每一个人不过是把这份偶然当成独一无二的生活罢了。”

正因为出自特殊的家庭,村上春树的创作与生俱来带有深刻的历史烙印,许多作品都有鲜明的反战主题。不难想象,写作这样一本小书绝非易事,很可能是他创作生涯中难度最大的作品,而此书的出版也会令村上一直以来的痛苦豁然许多。

村上春树将自己的痛苦解剖给读者看,是他的一种自我解脱,是与父亲另外一种形式的和解,是给自己的小说创作所做的一种注解。

从『海带被踢出植物家族』说起

■ 史军

2017年5月,一段名为《海带不是植物》的短片在网络上疯传。一则科普短片之所以能“出圈”,是因为这个说法过于反常识了。不论是外形长相,还是吸收太阳光的能力,海带在我们看来都是活脱脱的植物,更不用说在生物课本上明明白白地写着,藻类植物是植物家族的重要组成部分。但如今,海带已经被踢出了植物家族,那植物究竟是什么?

要讲清楚什么是植物有难度吗?扭头看窗外,目力所及之处都有植物,挺拔的雪松、娇艳的月季、拥有灿烂金黄叶片的银杏,还有马路牙子上的狗尾草,这些不都是植物吗?

确实,人类是一种被植物包围的物种,或者说我们的生活就建立在植物世界的基础之上。但是如何定义植物,如何认识植物,并不是一个简单的课题。

有人说:“植物就是那些需要晒太阳进行光合作用的生命。”可是这个世界上确实还有很多不依赖太阳光生存的植物,比如天麻就是一种像蘑菇一样生存的腐生植物;鼎鼎有名的大王花寄生在其他植物的根上,整个身体都“浓缩”成一个花苞。

也有人说:“植物就是长在土里一动不动的那些生命啊。”显然,很多植物是可以运动的。如果说捕蝇草那“捕鼠夹”式的运动不算典型运动,那翩翩起舞的小叶片在动听的乐曲中摇摆起来,必然要算运动了。至于是不是长在土壤里这点,就更无法成为标准了——在南美洲,很多空气凤梨已经在悬空的电线上找到了自己生存的家。

相对于理解动物,理解植物要困难得多,那是因为我们人类是动物,而不是植物。很多动物的形态特征,都能从我们自身找到可以类比的例子。但是,类比植物就很难了,毕竟我们不靠叶片吸收太阳光,不靠根系来喝水,更不靠花朵来繁衍后代。

那么,究竟什么样的生命形态才是植物呢?我们需要了解生命的底层构架和运行逻辑。《植物》这本书就是从这些最基本的概念开始,为我们逐步展现植物这种特殊的生命形态,并以生物演化为脉络展现了不同植物类群



《植物》,史蒂芬·杰·古尔德著,张雪译,译林出版社 2021年1月出版,定价:39元